字溪集

一

字溪集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集部

別集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章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集部四

提要

字溪集十一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字溪集十一卷附録一卷宋陽枋撰枋字宗驥初名昌朝巴川人居字溪小龍潭之上因以自號端平元年冠鄉選淳祐四年以蜀難免入對賜同進士出身閫帥交辟於昌州監酒稅於大寧為理椽於紹慶為學

官晚以子炎夘貴加朝奉大夫致仕年八十
一卒其行履不見於史傳惟文淵閣書目載
有陽字溪集之名而不著巻數黄虞稷千頃
堂書目則稱其集為十二巻久無傳本今檢
勘永樂大典所載裒而集之附以其子所作
年譜行狀仍析為十二巻適符原目之數雖
已經斷裂未必無所殘闕然所佚似亦無多
矣枋嘗從朱子門人度正旻淵游故集中與

人往復書簡大都講學之語所言皆明白篤實不涉元虛其易象圖說一篇多參以卦氣納甲之法乃不盡與朱子本義合案李性傳朱子語録序稱諸書答問之際多所異同而易為甚晏淵所録一編與本義異者十之三四枋殆述晏淵之所授故持論不同歟又有與稅與權論啟蒙小傳一篇乃暮年所作尤見其孳孳力學至老不衰於紫陽學派之中

猶不離其宗者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字溪集卷一

宋 陽枋 撰

冬至表

臣[illegible]陽生於子荄萌起於黃[illegible]至於南盛於南運默扶[illegible]於紫蓋[illegible]之角度[illegible]萬[illegible]之作孚中謝恭惟皇帝陰[illegible]下神化運移大行不[illegible]宮[illegible]消長聽陰終陽始之屈伸形匯盈虛往月窟天根之來往德惟純而不已福茂

介以攸宜臣承乏賓城阻趨魏闕氷藏陸北欣逢七日之來春到殿西喜上三呼之祝俯躬承寵拜手揚休

謝賜憲書表

璇璣齊政仰欽天度之稽玉簡頒春俯敬人時之授五紀之章程一正萬年之正朔相承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數顯在躬政猶審巳念千歲之日可坐致惟省歲功使百物之產由曲成不遺元化罔愆析因夷隩之序允好財成左右之功臣服采罔庸賜書承寵慶隆熙旦覩斗

柄以壽北辰長願豐年及春事而行南畝

正旦表

天地交為泰卦成三畫之乾春秋首書王禮大一王之
統叶氣慶洪鈞之轉懽心宜萬國之同凡在致身喜均
拜手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首出庶物仁包五常長善長
人朝諸侯而圖天下新民新物布政事以訓四方發生
回禹甸之春出治用夏時之正百禄是總萬壽無期臣
攝守古賓阻趨北闕越在侯服莫稱栢葉之觴仰企王

朝知獻椒花之頌心傾麗日面逐祥風

天基節表

飛龍在天周二十八年之星紀流虹明渚綿萬有千歲之皇圖治盛三登懽騰八表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乾元用九太極含三思極無邪有諸中者惟精惟一動毋不敬形之外而乃聖乃神長發其祥大德必壽臣黔巑假守丹陛馳神五葉蓂開雖阻楓宸之拜萬重山遠終傾葵日之心

又

誕彌端月五開堯蓂之辰生育後天千卜莊椿之歲御乾大造出震昌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如日之升乘時之泰賜租寬賦春萬象以同仁訓廌謹刑雨八荒而被澤矧遇流虹之旦尤深就日之誠干羽兩階衣冠萬國臣賓城假守魏闕馳心莫陳千秋鑑録之忠惟致萬歲嵩呼之敬福禄常矣壽命長矣歸美益深元首起哉股肱喜哉載歌無已

代王敬伯使君謝到任表

假熊軾於淮壖疇庸因效殿龍藩於黔土得寵若驚方辭白水以投閒遽上青天而峻陟具以寬大孚心之吉告之窮荒鴂舌之民中謝伏念臣老矣半生猶無他技瑣材膴仕江湖浪走於闇闒弱步豐扛唐鄧忽膺於鼎屭䞈非壯烈猥蹈危機溪邊釣魚巴織婺川之蓑笠塞上得馬遄叨潛邸之絲綸惟紹慶之名藩本酉陽之一縣地僻而關繫者重人稀而控扼滋多內接巴庸外環

溪洞為秦川之後户實湘楚之隣封寇盜若豺狼困則
藏而強則搏吏民如禽鳥弛則玩而急則逃自非文武
兼資之材莫稱恩威並濟之任竦膺漁渥倍切震躬玆
盖伏遇皇帝陛下高拱一堂明見萬里去繒弋以安鴻
鴈急保障而緩繭絲在知人在安民塵欲清於塞北不
泄邇不忘遠俗先撫於黔南臣未即蒙烘誓矢精白庶
矣又富矣言恪守於泗洙安之非勝之效覬收於渤海
書

上魏鶴山了翁論時政書　禮部尚書

嘗謂今日天開斯道興起之大幸會而亦伏斯道消靡之一大危機有志當世者不可不深長思也一聖天子躬親萬幾憤積年僉壬之蠹國一切埽去盡收召名德夙望儒術老成之士布列朝宁側席傾心希冀太平此斯道興起寖昌之一大幸會也然一二年間弊日益甚治日益遠上之心茍厭且疑則小人乘間羣起而拔之豈非斯道消靡薄蝕之一大危機哉吁可畏也常思今

日之事不患天下之積弊靡而深而患士大夫之積習專而忌專則任已意而常失於私忌則忽人言而易違乎理所以君臣上下竭思盡謀而弊終如故此無他未能公天下之心也夫天下之見聞弊端之所灼知天下之議論弊事之所審訂今士大夫分位隆崇體貌修貴例曰譊譊者膚言適足以亂吾聽吾自有卓出衆人之謀察察者淺見實足以汨吾聰吾自有洞燭事幾之哲進一言唯恐人知行一事唯恐人覺深潛秘密務以相

尚必使天下知某策某事專出於某人之功而後已逮夫行之而弗宜施之而弗遂則支離遜避已無與焉是以天下雖有切中事理之言脗合時幾之計往往愧吾謀之出其下憚其功之成而吾之禄位一旦為其所超越於是寢沮隱遏莫之舉行專與忌交痼於胷中而天下之弊日深一日而不可革矣果何貴乎謀人之國家哉明公以大公至正為學道德性命有以至其極出處行藏無以動其心涵養淵深更歴綿久可謂一而不二

天而不人者矣慨念蒼生翻然而起非特天子忻然以救弊之責望之百官亦以是望之天下亦以是望之先生是行誠十手十目之所指視以為國家理亂隆替之決非苟然者然今日之事豈一智能一手足之所可為乎支傾屋者須足用之衆材起危證者須足用之衆藥革弊政者須足用之衆賢厥今柱阽榱欹屋傾甚矣陽飛陰沈證危甚矣內阻外訌政弊甚矣而欲以一木支萬瓦之頹一藥瘳百疾之頓一賢理庶政之弊愚恐般郢

失其能岐和失其良伊傅周召之賢亦莫以有為於斯世也高宗中興雖得一傅說而旁求俊乂必合天下之材能此所以為傅說成王守成雖得一周公而常德常人必合天下之智力此所以為周公聖賢之心何一毫專與忌之有哉天下之士皆以傅說周公之事業望明公而明公用心自視與傅說周公何所間特在乎推達大公無我之心而力行之爾聖賢相逢一遇千載豈止李渤星鳳之快覩而已哉願毋以思不出位而自遜焉

天下幸甚

上洪中書論時政書 咨夔平齋先生

學必貫本末治必該體用二者可全而不可偏正心誠意修身者學之本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末也格非輔德納誨者治之體修制度明紀綱立條目其用也古之君子未用而修其學自誠意以及平天下之道本末貫通而不遺既用而推其學自正君以及於制度品節之具體用兼該而不廢故朝有正心誠意之君臣則天下有

正心誠意之善治言之而必行為之而必成如桴鼓影響之捷無他明體兼用揣本齊末不失於一偏焉故也禹臯稷契雖曰君臣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而原其當時平土敷教明刑播穡之事必燦乎有條截乎有制以致雍熙之治者特典謨之辭簡略而後世莫能有考焉耳繼泰和之盛者莫如成周周公之相成王不獨止於無逸告誡之辭而自朝廷以及於鄉遂都鄙邦國典章法制所以為天下立心者小大纖悉燦然畢備是以成

王垂拱仰成而天下日底於刑措無非以道雖講之朝
廷為甚明治必達之天下而後行也厥今在廷之臣正
心有言誠意有言修身有言大學中庸之外洗心以易
者又有言朝夕納誨是宜人君意無不誠而心無不正
矣然而求之天下則吏不免於貪鄙士不免於浮薄民
不免於困匱軍實不免於隳廢循至楮幣日輕貨泉日
竭中外岌岌末如之何而推原其故則制度紀綱積習
廢弛而不飭之故也今日用吏之法不過曰善催科富

文學明法令下而履常蹈故無他善狀斯謂賢矣亦有急教化而緩簿書獎煩勞而黜退避賞振作而懲委靡之法以厎厲之乎今日取士之法不過曰博記問贍文辭工音律下而趨時媚世迎合有司之意斯謂賢矣亦有教之孝悌忠信勸之德行道藝課之禮義廉恥之法以陶成之乎民俗之靡敝極矣窮奢於寺觀之金碧而莫為之節極靡於齋醮之虛浮而莫為之節僭宮室之奇侈肆口體之珍麗歌舞無厭嬉遊罔度沈湎淫泆此

政散民流之風不宜見於盛朝也曷不定公卿大夫士庶之等立起居飲食服用之制而一正之乎光武中興吳馮寇賈之外赳赳者甚衆高宗中興韓吳劉岳之餘洸洸者不少厥今軍旅之事朝鳳晨星前無以繼其後右無以輔其左中無以援其旁謀單力孤强敵四起今不早為貳矛重弓之圖萬一敵人分道並進奔逆衝突不知一時誰與禦之也夫吏以教化廉勤為先也朝廷徒曰戢貪而奬勵之法制弗立焉士以德行道藝為貴

也朝廷徒曰崇雅而教養之法制弗立焉民風以醇厚
儉朴為美也朝廷徒曰美俗而品節之法制弗立焉軍
政以廣儲将帥為急也朝廷徒曰練軍而選拔之法制
弗立焉宜乎吏曰戢而曰貪士曰養而曰薄民曰恤而
日困軍日練而日弱正心誠意之學日講而其效莫或
見於天下也故吏亡善治終無以裕財士乏吉人終無
以生財民亡蓋藏終無以豐財将亡成績終無以省財
楮由此而日輕鏹由此而日匱君臣上下窮思竭謀而

終莫能以究其弊葢徒知藥疢疾之顔色而不知於腹心根本焉治之耳夫亂生乎小人治生乎君子是理也三尺童子皆知之曩者大往小來天下之不治無足怪者今也端人正士雲合輻輳相與聚精會神興利除害既逾年矣天下舉手加額引領東望冀太平之在旦夕也而害日以生弊日以甚天下善類皆竊歎而疑之其間不肖者往往指以為經生學士真無益於人國而小人之徒遂得以幸君子之困效而肆其詆譏之口其機

甚可畏也嗚呼幹蠱弊之極者才無能名理壞諡之深者醫無奇稱君子不幸承蠱壞之頽波治功成否實正道隆替之機不可不反求元氣衰微之本根痛加培養使千載而上一洗貢薛韋匡之羞千載而下無重增責備賢者之深歎也或曰執古者悖令易法者矯俗殆於不可嗟夫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通其變而民不倦堯舜之盛也天下惟法弊則治弊弊而不革何以得治商鞅變不善之法猶足以强無道之秦况返薄俗以歸醇厚

之為善變乎今日之法大變則大治小變則小治亦在
乎謀國者運量器識如何爾某晚後疎拙嗜學耽書萬
里來從性善先生而畢四書之業閣下負經綸天下之
道得與聖天子上下其議論欣然踴躍條救弊之說以
獻非以希閣下之切於知已苟合求進而釣譽要名於
當世也閣下徳足以厚俗學足以用世智足以燭理才
足以用事量足以容物扶危持顛之任舍閣下無望焉
言陳而不竒論迂而不切聰聽之餘少有補焉幸甚

上宣諭余樵隱書

某自幼知學躭濂溪晦菴之風萬里求師留度性善之門聽徐毅齋之誨倖叨末第慨時多艱避地讀書尚全性命恭聞明公將旨諭蜀開誠布公人心感悦懽聲若雷如某衰朽無能首蒙羅致曷勝喜躍顧惟蜀弊未易枚舉輒條猥見十二事玷瀆崇嚴謹畫一條具于後

一曰控扼形勢

某聞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蜀自三關失險

內郡皆坦夷之地未易駐足今之可以禦敵而蔽東南者一渝城爾蓋渝城非特險固可守而控兩江之會漕三川之粟誠為便利今宜以重兵鎮渝别選忠勇之將一守合一守瀘一守梁山堅城完壁為渝藩蔽以時耕於荒閒之地纔值秋成亟收斂以入大屯敵人若至各歸城壁併力拒守閒出入諸屯之間以示不測少待生聚阜蕃根本充實屢遣向前以圖進取又宜引思播之甲布列南岸以為聲援敵必不敢長驅深入勢自沮退

退亦勿擊彼求戰不能剽掠無得釁隙自生然後乘間伺便而三關可圖也

二曰防遏間道

嘗聞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萬一敵人知我沿江守備嚴固計必斡腹若圖斡腹必於瀘叙徑攻田楊田楊萬一不支則其路可通辰靖等州出我之背以闖朝廷之後户宜力諭思播深警防度訓練甲兵扼控險要須日如寇至不可以道里險隘山林深遠肆意自安敵知思播

有備必不敢縋兵虎穴而我無後顧之憂矣

三曰信賞必罰

嘗聞晚唐兵驕之弊起於姑息而成於賞罰之不明賞既不明罰斯難用二者俱廢兵何為而不恣橫哉蜀自辛卯以來兵將之散潰不少主帥惟務招安其間忽有立功著效者率無顯賞是致忠義阻抑逋潰縱橫今宜於旌旗改觀號令一新之始大明賞罰務令忠勇氣伸逋潰氣折則軍聲振而士氣張守則固而戰則克矣

四曰弔死恤孤

竊聞弔死恤孤掩骼埋胔古人所以推惻隱而維人心也蜀自辛卯以來士夫軍民死於兵者不知幾百千萬遠者未暇論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禍殆不忍言漢嘉之屯陣亡者衆江陽失險瀘叙以往窮幽極遠搜殺不遺僵尸滿野良為寒心昔秦穆弔于殽之師而霸業以興子罕哭城門之夫而覘國者畏愚謂明公及此下車宜率三軍之士具禮弔祭嚴責州縣多方掩埋務

要真實又聞州縣每以根括絕産為名騷動慘於敵禍
往往寇退之後孤孽尚存而復殲于暴官汙吏之手孤
幼既斃則隣里為不寧宗族代之受禍故田里有内敵
甚於外敵之謡此害非一日矣謂宜廣行宣布寛大應
兵禍後絕户財産與孤弱之無所撫存者並聽宗族拘
管奉祀州縣敢有詰問重則施刑是蓋興滅繼絕撫孤
慈幼之仁政于以繫民心于以收軍心于以回天地鬼
神之心誠非小補

五曰訓練士卒

嘗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劉牢之以八千破苻堅李陵以三千走單于擇之精而練之熟也蜀自白巾一變之後人人倡為百戰不如一潰之説邊塵稍驚望風奔散掠子女擄財帛被錦繡而飫膏粱事藝曽不之講其閒至有持弓挾矢數十發而無一中埓帖者以此禦敵何異驅羣羊而當猛虎哉誠能申命諸將日夕訓練大將不時按閲藝精者必賞無庸者必罰仍以士卒技藝之能

否為進退諸將之階則人精其能而兵有可用之實矣

六曰聚小屯為大屯

嘗聞兵少則力分乎分敵人每歲深入步騎不下三數萬而我軍士馬單弱諸軍雖各以萬數而能戰者少加以分屯遥遠首尾不能相救多致失利今既于瀘合梁山等處為屯固守而又于潼遂綿漢資昌西路諸州無險可守之處分兵控扼恐兵數不多難于策應一處不支諸處便揺宜精審探伺敵若悉師來攻則集兵城壁

之小屯合于渝城則勢力渾全于以居重馭輕而亦可以免循習潰散之弊待諸處葺理城壁金湯足恃招集溢額然後各自為守可也

七曰精明間諜

嘗聞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古人臨敵必審知其將之知愚勇怯兵之强弱多寡動輒取勝者間諜精明故也敵兵累歲侵蜀一聞彼元帥塔海之風聲我軍狃于望風奔潰而實則塔海者未必皆親入塞也曾不知其將之

為誰兵之若干雖有知勇一意蓄縮尚何望其料彼已而決勝負哉今宜選勇敢沉幾之士十倍重賞優給妻孥俾深入興元以北覘伺其將孰勇孰怯孰智孰愚其兵孰强孰弱孰多孰寡我皆得以為之備而後勝捷可期也

八曰行反間

嘗聞陳平謂捐數萬斤金行反間以離楚之腹心而羽可克兩軍相持豈無間言可入況敵人盤居漢中為歲

滋久其主必有疑其將之擁兵自封侯時覬釁者誠能捐金遣間多方誤敵使之主猜將忌嫌隙自生則大功可立矣

九曰清吏道

嘗聞國家之敗由官邪官之失德以賂彰夫闒茸雜進之謂邪苞苴公行之謂彰自軍事廹急以來指忠厚為腐儒以一切為辦事黷貨者進廉素者黜由是鄉曲武斷之夫舟車射利之子交錯道途瀝髓剥膚嚴急星火

蜀民始不堪命而有不如敵至之言令宜大清濁流凡深毒於民者顯加譴罰庶以謝遺黎之寃痛而使倒瀾者知所懲創然後擇任忠厚循良之吏以撫遺黎庶乎
祖宗三百年固結之民心一於戴宋而不異也

十曰革糴弊

嘗聞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財非鬼輸率由民賦特患誅求無藝而已粵自軍興和糴無慮四變為勸諭為科俵為掇糴為括糴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其弊起於作奸者

衆奉公者寡只如官糴其百則私以千言官科其千則私以萬言正司之下有副分司小分司之餘有貼分司長官之饕求羣胥之邀索西軍之追捕一司未已一司復來前糴未終後糴復繼斯民至於蹈水火經溝瀆而終弗能免公帑所入幾何而室家皆索然矣令不得已而和糴於民宜於所糴地分曉諭百姓明言數目併支降價錢若干一依户產高下以為糴數之多寡庶免官吏除尅私糴之弊如有不悛許民赴愬則姦貪自息矣

十一曰招賢士

嘗聞一人之聞見有限衆人之耳目無窮蜀雖殘破山林草澤豈無抱道懷德博古通今聞見可以補聰明議論可以鎮浮靡而不能自見者乎謂宜旁諮廣訪凡一州之中選擇公正練達不徇流俗不屈勢利一二進士盡禮虛心俾各以其州其鄉民生之利病吏治之臧惡歲事之豐歉物價之低昂不時來告庶得以為因革勸懲平準之謀則應接事機疾如桴鼓而上下遠邇無壅

蔽遏塞之患矣

十二曰讀書治心

嘗聞仕而優則學蓋仕而學則所以資其所仕者益深明公天資雖已高明學力雖已至諳然受任於艱難破蕩之餘軍政民事日紛如蝟宜於聽斷餘暇親近賢德與之講論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之學有得於心施於有政非惟生民受賜而明公優為聖賢之歸矣

與約齋李守論時政書

每見州縣凡遇災傷多是畏懼不肯備申或雖申而不以實其心只慮大司譴責并疑州縣以災傷為辭避免科催而已為民父母只當撫字存卹盡其在我且今時大司屢有賑救災禍之實政大恵若聞此旱災未必不惻然動心於峽山千里刀耕火種之民也昨曾言司徒荒政十有二雖古今殊時未可一一舉行亦宜畧畧依彷聖人好意思擇其可施行目睫者行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謹條明以呈一曰散利鄭司農云貸種食也二曰薄

征輕租税也三曰緩刑寬刑罪也四曰弛力息徭役也五曰舍禁公無禁私也六曰去幾關市不征也如放舍錢之類七曰眚禮謂殺吉禮也八曰殺哀省凶禮也九曰蕃樂閉藏樂器也十曰多昏不備禮而多昏娶也十有一曰索鬼神司農謂求廢祀而修之此不可盡信凡有功德於民而祀廢則當修若世俗淫祀如狄仁傑所廢者不可修十有二曰除盜賊飢饉則多盜此十二事看來都是救凶荒之政惟緩刑弛力去幾眚禮蕃樂索鬼神則目前可行更在斟酌令得中而行之可也惟申災傷一事不容緩不徒使遠州民隱上徹將來秋冬千里可為

乞糴通財賑救之備也

答趙傳之論夏時書

蒙不鄙庸謬教以春秋行夏時之說考證辨論委折詳盡無復餘蘊此豈一時臆說淺見所能到一再審諦亦疑左氏似有附會唯見康節論前古歲月日時却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一字之差則王周正月等書已經康節看過亦不曾辨正恐或以千五六百載而下輕變古書且當更入思慮緩緩辨證未晚又周禮曾有正月

之吉始和布治教政刑于邦國都鄙則亦正月證據正月之吉卻周正十一月朔也又周禮正歲觀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之法則是正歲乃夏時建寅之月似此則亦有正月可證矣如正月繁霜此則音政不當以正月言要之以一月言亦無害以正月言亦無礙夫何苦拘拘子子攻此一字以別生疵病乎大抵夏時萬世之政惟三王不相襲禮或以建寅或以建丑或以建子各盡三統之義而春秋冬夏竟取正於夏時而已不必深改也

上淮閫趙信菴論時政書

某竊聞勝不可以有矜心負不可以有沮心勝者負之所倚負者勝之所伏一勝一負皆有機焉惟善於用勢者能識之李愬乘王師屢衂之餘深沈不露撫循士卒出蔡人所不料以計擒吳秀琳擒李祐遂成平蔡之大功愬善於以沮為勝者也李牧因匈奴屢勝之勢周密不出日享士卒示匈奴以至怯以計誘致使大舉入寇遂成破匈奴之偉烈牧善於以怯為勝者也夫怯與沮

此最敵人之所以易我而不設備而我之所以蓄威養銳而立大功之幾常人莫之能識而智者每洞察而善乘之然而兵貴乎精食貴乎足善師者必勤課農桑勸百姓之耕以積穀薄商旅之征以阜貨省無益之費以生財優待將校厚恤士卒與之同有亡甘苦表異其財能問勞其疾疾使之感悅愛畏生死與我一心然後精加訓練令一可當百自然人人效死而樂戰猶且勿輕於用敵小至勿擊佯僨示怯以驕其心而大至之一戰

可以定天下又聞戰貴乎奇古之善用兵者未嘗不擇驍銳敢死數千人别為一軍每兩陳交鋒視敵虛實或自將或遣心腹驍果者將之以衝敵陳昔秦王與宋老生戰唐兵少却秦王引黑甲親兵自南山馳下斷老生陳為二遂擒老生自是每以自隨百戰百捷此尤用奇之善者也方今廟論主守然所謂守者豈堅固不出敵來不戰之謂哉亦欲生聚教訓練兵足食以守為戰而收坐勝之功爾然此則國　公夙謀素講之規模也山林

書生不閑軍旅不識戰陳萬里來從性善學得知俊偉勲業未能一見君子顏色乃欲摭簡編中古人陳爛兵法冒瀆高明多見其不知量姑以致愛莫能助之之意云爾惟國公寛諒之

上淮西帥黄州楊伯洪論時政書

某嘗謂知一心與天地同其大而天下之事不足以為矣夫萬事根於一理萬理根於一心是人之一心統萬理而應萬事其大固與天地等又何得以尚之哉世之

人不知大其心而徒汩於事事日以衆而心日以小屈於嗜欲屈於富貴屈於貧賤屈於患難勢力生死紛綸雜揉莫知紀極盍亦以天地之大立其心哉此孔孟之心於天下萬物來則能名而不流於隨於天下萬事至則能應而不入於累非他也心大而事小心體而事用心本根而事枝葉固未嘗無困窮而困窮不存於孔孟之心未嘗無患難而患難不存於孔孟之心將仕之答難仕之對天地靜虛而憂歲月較尋尺者不足進矣接

淅之行浩然之歸天地寥濶而季孟之富萬鍾之禄不足言矣弦歌不輟於匡人之圍與威武不屈同一雨雪之晛消矣講道不衰於陳蔡之厄與何爲弗豫同一利貞之性情也疽環之主南子之見其太虛之浮雲而耦耕荷蓧陳代景丑之言其亦候蟲之鳴秋而螢爝之耀旦也固未嘗無困窮患難富貴者孔孟之事而未嘗有所困窮患難富貴者孔孟之心孔孟何心哉與天地相似而已矣明公一心之外無復餘事薦舉人所欲也明

公則義高炎凉而無好樂之心勢力人所畏也明公則義輕王公而無恐懼之心棄置人所惡也明公則義安恬退而無怨懟之心夫好樂富貴所同也而無之則凡可以得富貴者弗苟合也恐懼患難所辟也而無之則凡可以避患難者弗苟去也怨懟貧賤所病也而無之則凡可以脫貧賤者弗苟離也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患難是皆事之大者而明公無入而不自得焉其庶幾孔孟之心矣充是以往臨大節排大難安四國撫四

夷經綸天地之大業又何往而不可為哉某晚學亡奇嘗從性善先生遊獲聞晦翁求放心之說又從涪陵旻先生遊獲聞上蔡惺惺法之説又於賢士大夫聞明公剛大之心與孔孟相似廣於合為隣壤不時一見慢也令性善先生呼來東南使畢其學適明公建閫于黃踼躍趨風以快願見夫居視其所處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士之心大略可覩矣

代上游相國論時政書

宰相一心綱紀萬化之根極存焉士大夫一心植立萬化之作用著焉周公之相成王也以宅心為先而盈成之治基傳説之相髙宗也以沃心為本而中興之業建以是知開物成務扶立世道存乎士大夫一心而已相公膺眷命於多事之際不難於為天下立其治而難於為天下立其心立其心立者非他也以一公為執持而私意萬殊不為之變遷以一正為專主而邪巧百出不為之轉動進退百官以公正存此心無一信而一疑斷制國論

以公正守此心無或可而或否扶植天理謹初惟終開誠布公有始有卒使賢人君子知吾心主於堅定而樂於進小人不肖知吾心不可撼搖而甘於退務久其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國家自今其可為矣寶紹以來大臣心過乎立而士大夫之習流於阿端平以來大臣心無以立而士大夫之習流於靡嘉熙而後或鼓或罷無復端緒趨者瀾倒轉而為今日之更化矣更化誠是也惟不於此心焉求之徒汲汲焉從事乎其末制度改矣

章程變矣此心之綱紀不持規模革矣局勢新矣此心之主張不立愚恐責治愈急而成效益以遠也今相公智足以燭萬化之原仁足以成天下之務勇足以裁事物之宜能人之所不能而不矜其能無事功之累矣識人之所不識而常晦其識無智略之私矣直方非訐中而不倚矣順事非柔和而不流矣發舒如春夏而肅殺者存斂藏若秋冬而仁厚者在胷中蓋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以為之主持居今之世求變今之俗舍相公

其誰望哉聖天子灼見俊心庸端揆位蓋欲以相公造天下也流形肖貌生意一機如某者夫復何憾而亦又奚言然嘗聞務廣明者不以一己為明而後能極天下之至明務廣聰者不以一己為聰而後能極天下之至聰相公雖實明實聰亦豈嫌於以天下為明以天下為聰哉國家不幸與敵為隣其患不可勝言矣破壞我藩籬闖突我堂奧廹蹙我疆土虔劉我人民眈眈逐逐不極意侵占不止也我之所恃以抗敵者强兵裕民足財

與修明政事爾京畿禁旅無幾堪戰荆楚慓悍一劒於
三京再蕩於淮襄令之守長江者不過組甲被練之末
而益之以歸順之餘也蜀被敵禍十有餘祀精兵勁卒
死亡什八晚後招集習潰畏戰雖癸卯輔以南師大略
不滿五萬城守綦布戍卒星踈脫有數道並出之寇何
以禦之西南遏絶日費支吾誅求征榷已殫罅隙斯民
終歳勤動未嘗一飽困之以饑饉給餉無所從出善後
之策良切大懼然且鴻鴈嗸嗸集澤者鮮腴疇沃野彌

望荒榛此根本所當深念者至於教化泯而不修刑政弛而不張綱常顛倒等威陵替使洛陽少年復生果止痛哭流涕而已乎此治之不立也而所以不立者士大夫之心也物慾痝痼而正誼明道之心隳聲色薄蝕而好德樂善之心隳已私蔽塞而行天理之心隳前日心皐夔今顛沛而共驩矣前日心夷齊今好樂而桑孔矣前日心松柏今恐懼而蒲榆矣滂綱不廉察龔黃不撫字頗牧不戰鬬底睿委吏莫肯官官抱關擊柝莫肯事

事上下小大茍且朝夕間有以效官振職稱者不過總
于貨寶爲周身之防豈真立其心以爲天下國家哉廉
其頑立其懦暴者畏而戢貪者恥而革一賞百勸一威
百懲在相公一心主乎至公至正終始惟一以要事功
之必成而已矣又聞之士大夫以宰相之心爲心宰相
以人主之心爲心人主一心天地之所以位化育之所
以成宗廟社稷由之而寧人民百物由之而安生殺予
奪當謹操縱慶賞刑威當謹裁决是非邪正當謹察識

而又有出入起居饍服玩好實天下安危治忽之所係者皆宰相論道經邦之要此孟軻氏深致意於大人格君心之非蓋以治天下當在此而不在彼也説納道德開陳仁義輔賛於從容彌縫於密勿舉明主於禹湯文武之盛而措斯世於三代之隆此相公素所抱負而天下之士亦以是望相公者也某憂憂之至不勝拳拳

字溪集卷二

宋 陽枋 撰

書

代上程内翰論時政書 滄洲公許

某嘗謂君子立人之朝不難於為天下立治而難於為天下立道不難於為天下立道而難於為天下立賢治自道中出道由賢者出堯舜之治成於十六相湯之治成於商多士周之治成於濟濟多士秦之士賤而治刑

名漢之士惟一董仲舒而治雜伯唐之士不知禮樂而治不及兩漢甚矣賢之有益於人國也古之人所以羅致天下之士至於握髮吐哺三顧三聘不憚煩勞猶恐失之蓋以不如是則不足以致天下之賢賢既不我至則無與推行此道而就天下之治矣此最古人聰明卓絕之所甚急而後世暗昧治體者之所甚緩也吾夫子道可興周其答仲弓之問政必以舉賢為要語子游之為宰必以女得人為急於臧文仲知展禽之賢而不與

立則以不仁譏之使夫子一日而得邦家其為治不過如此孟子生於戰國堯舜親賢之說任賢使能之說賢者在位之說反復不厭於功利橫流之衝蓋知為天下立道為萬世開太平當在此而不在彼爾明公生於孔孟千百載之下而妙得其心謂世非道不治非賢不立材在兩間非苟生而浪出皆天地所以仁斯世而資一時之用者也予而進之援而薦之推而送之扶公道以遏人慾之奔馳明正理以排私意之膠轕此誠對越天

地勤相國家之至心見遠慮長決非計廹切急淺效者之所能測識矣然天下之賢道尊者常恬退而不求於人知德茂者常持重而不急於進取言静而不躁容安而不矜心莊體舒無一物可欲五色過目而聚沫五音入耳而煩聲五味適口而嚼蠟可富可貧可貴可賤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以無尺寸之援知孚之階則沈回下僚跧伏林壑終身不得施行其道非抱道者之不幸不聞道者之不幸也

代上劉察院論時政書

應起艮齋先生

今日之國事安於屢懲喜於屢新而不知以公忠堅久持其心吁斯亦甚可畏也已天下事誤則懲懲則新誘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固也然一之為甚矣今日以前為不是後日復以今為非今日以昔為當更明日復以今為誤譬彼舟流莫知所屆國是何時而定乎端平懲寶紹嘉熙懲端平淳祐懲嘉熙壞爛阽危之國勢堪幾懲而幾新今日事勢又一更矣把握者退公正者

進大賢登於揆衆賢列於朝遺賢旁求於野矣合於前者今已分黨於昔者今已散規模局勢爍然一新駸駸乎善治之顏色矣然天下之事不在法而在心不難於更而難於守制度改矣章程變矣此心之綱領不立司存易矣職守更矣此心之主張不定遲回歲月太平無象而近功淺效之芽蘖復生儒效謬悠而勁悍峻爍之砭劑復進精神粗守元氣盡索吾之國其殆矣哉明公生於吾夫子千百載之後而心法於筆削之中不覲丘

隶而洞明國風不泥載籍而深識治體謂誅死者於前
不若警生者於後建明議論斷斷然尊王賤伯進君子
去小人內中國外夷狄亦足以見胷中宗主必欲撥亂
反正絕異政殊俗之私而大一統之歸也愚猶望閣下
以堅定凝久之說告之於君言之於相語之於百執事
以堅久主心思以堅久立意向以堅久期事功無以不
治事疑曹參無以戰不利疑亷頗無以面折廷爭疑元
忠色色要其終事事待其定然後人得以展布四體而

更化果可善治矣夫棲神養性之劑嘗迂徐和緩能使人心志和平氣體調適精神舒暢而不見其卓犖之功況今兵欲强而愈疲財欲豐而愈匱民欲安而愈骫硊任賢登儒責效旦夕不可必得則心意轉而之他此正存亡之秋尤不可不察也

代上謝司諫論時政書 方叔濆山先生

天下可畏而不足畏者有形之變不畏而深可畏者無形之憂有形之變其象顯目手指視孰不詳所備而周

其防故曰不足畏無形之憂其機伏衆目之所不覩衆
慮之所不及一旦竊發智者不能為之謀勇者無所效
其力自非明燭物先慮周意表鮮有不臨事錯愕而失
其措者李氏知以顓臾為憂夫子之慮在蕭墻晉人知
以强楚為懼而文子之憂在君侈聖賢明察事幾每每
如此今日天下之所通患人心之所怖畏者强敵爾吾
君吾相勤勞宵旰以拯其圖回近臣遠臣廢忘寢食以
盡其籌略智竭樗里力殫烏獲有如執事庚子論敵之

奏乙巳備禦之策委曲切至而近時雲南大理之陳計慮深遠其所以周防顯然之變者算無遺策矣然而太子天下本所以繫屬人心而負荷大器者也聞建小學於中宫矣未覩前星之有爛聞選師儒而職教矣未見羽翼之已成社稷宗廟付託尚虚監國撫軍委寄未決必欲仁孝洋溢中國施及蠻貊此其時矣而優游不斷天下皇皇此豈末節細故乎君子小人進退即陰陽消長之大機陽過而亢則陰之生也必壯暑熾而炎則寒

之至也必烈造化不能使兩間純於陽天下不能使人人皆君子元祐砭劑峻燥異時一網打盡之禍已伏於其中顧當時諸公未之察耳大壯四陽浸盛聖人乃以壯于前趾為憂夬以五陽決一陰大易深以壯于頄為戒蓋芟夷蘊崇固古人無使滋蔓之成說而迤邐消鑠尤君子遠絶小人之要道容邪已去剛劑尚投得無惴惴後憂乎善諫者諫於無形善慮者慮於未著天下深望閣下早陳而夙念之也雖然不以一己為諫而以天

下為諫者諫之大成周司諫之職列於師保之後宜急於繩愆糾謬矣而今讀其書則糾正萬民之外一語不及於王豈非德成行修材滿天下則輸忠貢直不特一薛居州邪閣下舉元祐諫官得薦引滯淹是以材聚於朝而成久安之治真得諫臣體也敢為天下賀

與劉左史論時政書 應起禮部侍郎

天子以史為友雖萬乘之尊未有不須友以成而必以史氏為之豈非資其直諒多聞忠告善道足以輔君仁

而成聖德也歟嘗觀古之史臣於天子出入起居前後左右罔不在側録善紀過記言書動使人主戒謹恐懼而中心以守至正友直之益莫大焉是非惟其公好惡當於理筆削足以信一時簡冊足以垂萬世人主愛重敬尚而永惟至善之歸反諒之益莫甚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通乎古四方事書侯國紀載足以明乎今道化識其升降政治究其得失風俗知其利害人材辨其賢否曰為天子誦言而詔爵禄之宜議賞賜之當使

四海之内吏稱民安政成俗美多聞之益莫尚焉至其從容講議論思獻納相與切切偲偲者又不知其幾然則史氏之責亦既重且難矣明公氣禀清明天姿穎睿幼悟夫子心法如麟編惟其清故直惟其明故諒惟其穎睿故多聞蓋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於言意之表者發為文章流出胷臆踐履既久日用皆春秋天子敬愛登畀史友而日親近焉將望明公相與切磋而盡用春秋於當世也其諸使明公博覽載籍而明法於方來乎

明公自升朝宁犯顔攖鱗盡友之直端慤信愿盡友之諒大本要務政疵民瘼孜孜入告盡友之多聞而孰危言一奏勤懇切至尤忠告而善道豁然開悟君心而納之聖帝明王之域者天下之士莫不景慕咨嗟謂天子得友如此太平之功跂足可俟而孰危言之謦方快於羣心怠危言之傳又聞於道路此某所以惕息憂懼思一至明公之前而究言之也夫臣子進言不以聽之孰而有沮心不以言之孰而有忌心國家陰陰如日將暮

沙混而瀾愈狂谷昏而霧轉塞有能大聲疾呼為天下回顛迷酣夢者惟恐其震響之不續一或沮而息焉則天下之事危矣儲建國本明公首發而屢言之上大感悟矣所以挽回天命人心之大計膏屯尚需洊雷未震章無嫌於十九上危言不可以熟而息也君子小人之說明公主持而力辨之上意知聽從矣律轉氣隨明萌未剔疏不嫌於數十萬言危言不可以熟而息也秦羡門漢方士唐法善果老之流率皆戲盛治而損至德今

霓裳羽衣聳摇中外執簡奉法之事可容已乎章華銅雀芳林露盤無非長侈心而竆民力令琳宫華靡興議沸騰祈招之詩可容嘿乎天下弊事絲縻綿爛未可言縷惟閔雨憂旱非友紀之大講磨乎雲漢八章首以何辜今之人為言而繼之以寧丁我躬寧俾我遯則弭災當推實心而不可事文為之末既曰靡愛斯牲圭壁既卒而繼之以不殄禋祀上下奠瘞則事天當用實禮而不可崇釋老之虛寧莫我聽則不我聞天意固難測矣

而何求為我以戾庶正則畏天當先修實政而不可狃祈禳之粗此某所以望明公之進危言也外患寖急非友道之大論議乎督府新建軍心所歸人望攸屬國家賴以無恐維揚除授遽議其私夫公與私固未可知命將推轂事無中制所以專信任而責成功也有人焉安而台之危而遺之方用而遽疑之大敵在前心懷顧忌豈社稷之利耶蜀閫久任毀譽交至夫以全責人豈能盡善得不思敵勢飈忽萬民離散之時勞來安集誰實

使之必欲議所短而棄所長人人其自危矣江陵故師隣國愛之如父吾國恃之為輕重善人之云亡當虞殄瘁論者反以是為朝廷之福何以勵功臣於三邊而慰忠魂於九京哉此某所以望明公之進危言也嗚呼天下惟進危言為尤難古之忠臣激切知無不言言無不行者天子必深信之深愛之深敬之夫然後得以極情肆懷而無所忌高帝之子房太宗之魏徵是也今天子於明公眷愛方切而隆太史友內史友之義則可以危

言者惟明公一人此某所以力為是說而拳拳有望也
雖然夫子既以忠告善道語門人而必以不可則止終
之非無意也忠告善道者盡為友之義不可則止者全
為友之道全為友之道者其說奈何曰不得其言則去
蚳鼃之於齊王之類是也或難某曰跡疎者戒於言深
位卑者戒於言高子未登明公之堂而所言如此不幾
深且僭乎某應之曰公坦易人也樂聞忠愛之言吾托
公之蔭於枌榆誦公之文於方冊蓋有年矣不當以疎

遠自外惻隱發於天真聲以為贄惟明公察其非內交要譽而垂聽焉

上蜀閫余樵隱論時政書 玠義夫

今日之用蜀不難於靖乎外而難於靖乎內不難於一乎人而難於一乎天天者非高高在上之謂乃事物當然之理也為大公為至仁根諸心見諸事措則正施則行惟在乎識見之明持守之固動靜作息舉無非天何人之不信而從患之不弭而息哉北定中原庸可緩而

七縱七擒之策所當先蜀民鎮撫非所憂而開誠布公之說所宜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大公四達在在流行非武侯用蜀之遠規成算乎然武侯用全蜀明公用殘蜀用全蜀如信擊巳降武侯且以開誠布公得之用殘蜀如獨拔勍敵不以大公至正臨之其可乎今日藩籬破堂奥空敵情日險而日張城築固矣不無幹腹生聚幾矣不無闖蕩孰不以為大怖畏而愚以為蜀之憂不在於古蒙而在於強兵悍將實意未孚則肘腋腹心倍

費調停也明公力扶全坤可謂勤矣而毀譽並興功庇
全吳可謂勞矣而是非交起廷言雄烏物論雌黃此又
人之所深慮而愚以為至不一者人所至一者天則日
用常行尤不可不於公與仁而加之意也公者存此心
之理於事物未應之前而使無一毫之或私仁者推此
心之德於事物當應之日而使無一物之不愛好惡喜
怒得其中仁也亦公之布也賞罰予奪當其節仁也亦
公之發也用舍建置合其宜仁也亦公之推也以是而

撫軍班資稟賜輕重視功必無賞輕之憂誅暴禁亂小大當罪必無罰徇之怨訓練精號令明威信立而仁達乎軍旅矣以是而恤民賦斂徭役得時之宜勞來還定惟日不足壯者安其業老者得其養鰥寡孤獨廢疾舉得其所而仁達于田里矣尊爵厚禄言聽計行以盡用賢之仁餼稟稱事旌淑别慝以盡使能之仁搜逸舉遺招來俊傑以盡舉材之仁窮理盡性以達仁之奥清心寡欲以端仁之本念念公則事事仁純而體之天而不

人一而不二不累於事而能事天下之事不役於物而能物天下之物則可以位天地可以贊化育彼異已者蓋將寘然天運而窅爾神化矣顧何為而不誠哉然此皆明公所施設建置事也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某之贅也

與文活庵論時政書

向侍明公在溧陽時會論當今事勢惟豁然大公者可以有為彼時似蒙稍是愚言今之强兵不過大公賞罰

從士卒之望以振擢將帥令之安民不過大公政令從萬民之欲以保恤生聚令之用士不過大公選拔從名實之副以登進賢能軍心服民心安士心奮此孔明開誠布公之明效也在用蜀者力行之耳不瞻尊儀五載矣寤寐色笑愈遠愈切當機鳴籟應此事猶涉乎感自觀我心景慕之誠無聲無臭不可名狀人謂某之敬信明公者爵穹望高為朝廷所知大閫所重耳人以先生之拳拳于進某者身有微官學生吻末第耳豈知公之

心與某之心俱不為是也人生到真孚好合處自然而然非富貴貧賤遠近踈數所能限隔此世間真至第一義惟公了然洞解對癡人前說夢不得也伏聞明公用包荒不遐之道為時搜才學生炎卯亦被拂拭閶臺公車得出望外感至而驚適學生在棘闈不即貢狀申謝一忱惶恐知明公能利天下而亦不言所利也昔伊川先生謂韓持國言見人可舉何須其求彼時太平已有此語今之世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而明

公舉行古道足以砥礪頽俗扶開公正之路功效不淺但學生少年試吏前賢謂之不幸正此日夕提醒篤訓俾効綿力不致亡補素餐以招造物譴咎如是足矣今一旦遭逢不世之遇非常之恩何修何飾而得此耶益當洗濯奮勵致知力行以求止於至善而不為闒茸之歸此所以為報塞殊異之恩私者也他非所知耳今日所以活蜀上策全在士大夫悔咎自新同心戮力而熟玩非常之變巧愈甚貪愈深一如明公所言可勝慨悵

然孟子有言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去年鷸蚌之勢諉責有辭今事權出一運掉如意胡不發大號施大令革僞剗雕戢貪黷頑以慰中外望治之心而今既數月寥寥無聞其差强人意惟戊己建置數事而已風俗樞紐關係局勢更新之初誠能明示教條勤戒謹勅人非木石誰不磨淬若只包裹牢籠務息怨謗則棲苴枯稊日益瞙修不待回風震薄而先自顛拔矣古人干旌誇木森立治世此為何時尤當恢廓招延使巖棲穴隱山

因瀨綮谻莧里巷凡可以愈危疾而回急證者雖苦口
澁舌戟喉釣吻悉加聽受采擇施行其間公論輿言錢
神銅臭梱載豐槖不恤國事闒冗䛐愒者汰其尤以礪
頹薄庶遺黎膏血不致百漏千滲未必不轉弱為強易
危為安此某所以望亟圖之也且公之出處固不無其
他竊議但君子所為衆人不識夫子苟非大無道之國
莫不欲勉強扶持逮夫兆足以行而不行然後接淅命
駕至不稅冕此時事體不遽至是惟公深察之也某平

頭七十不曾與世做得一事來日無多猶喋喋妄言誠願須臾無死以觀小康之成耳

與南疇王使君論時政書

排軍姚受敺其妻入水律之以法自服死刑然其妻犯盜發覺姚受不勝羞忿正誼而敺之以致入水亦可謂有羞惡之心以軍法原之不當抵以死罪聞法司具上絞刑法是矣而情未也昔吳起故殺妻求大將史氏且録功恕罪蓋軍法與國法不同故也姚受固非良善但

議法原情當從忠厚欲望明公特加原貸從寬法施行
誠爲允當

與李和甫使君論時政書

竊思方今一路一州一縣治少亂多日整齪而日凋敝
者根原於上之人不能盡知人而官之官不能盡知吏
而任之能知監司則一路清能知牧守則一州治能知
縣宰則一縣理而監司牧守令宰又以知吏爲難官無
吏固無與任事而不知吏亦所以敗事吏無祿廩可資

無慶賞可慕其日夕給口腹肥妻孥者率皆取之於民
而其所以得行其願欲者莫非蒙蔽聾瞽欺誑媚惑致
之而士大夫以藐然一心當衆枉紛遝之衝縱有十分
聰哲未能盡燭況驕惰懈弛人欲勝而天理微者乎

又

竊思居今之世在上者以知言為難在下者以進言為
難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言固難知也然貴賤分而意向
異進言亦未易也士方未達時碌碌亡奇與稠人為伍

往來郡邑出入鄉遂人莫畏憚而肆所欲言閭里之誦
說四方之傳道交遊識知相與把臂促膝共談當世凡
民情休戚吏治善否訟獄爭鬬是非曲直與夫府史胥
徒邪正善惡咸得其實胷次豁如也一行作吏此事大
不然矣前日之忠告相與談議論辯者緘默矣閭里之
誦說四方之傳道不接於耳晝坐廳事夜居邃室郡邑
鄉遂不可得而出入往來凡民情政治爭鬬訟獄府史
胥徒休戚利病是非曲直善惡能否皆無自以得其實

雖孜孜求言汲汲訪問百慮而一真至於閨門之内堂陛之間亦將伺候顏色囁嚅委曲而不以實告其故何也一者分位有間恐致攖拂招譴咎而不敢言也一者利害所關恐搆是非召仇怨而不肯言也一者務為掩蔽欲倚權勢竊威福而不復言也此三者今世之大患痾痼堅積牢不可破欲以言取人以言決事以言立政以言責效豈不難哉然嘗求其説而得之大抵君子之言主於義小人之言主於利君子之言公正明白誠實

洞達言為善言積德言循理守法言長遠計其偏為鯁
直激烈古方執一要皆歸於義而已小人之言私曲將
順柔佞機巧欺誑覆護言擊搏言掊克言違理越法言
一切計較其甚則為侮玩陵僭暴橫把握要皆趨於利
而已哲人洞察如見肺肝間有效力似忠輸款似信隨
意似順承風旨似勤敏任仇怨似了辦伺意向似機警
勝煩縟似忍耐不過偽為足恭可暫而不可久上之人
少有惑焉根脚輕掛則圓機便捷隨吾之忿懥好樂而

肆其欲者無所不至矣伊尹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辨君子小人之大法
也孔子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
說乎繹之為貴此察君子小人之要機也孟子曰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去之莫非精思
極慮熟究詳觀求以得夫君子小人之真而為去取之
決果能此道天下事何往而不理哉抑又有說遠言易
聽邇言難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文公釋為淺近之言

固切至矣而至於便嬖使令皂隸胥徒其言尤邇尤為易感舜之好察亦必致意於此矣雖然知言在養氣苟存於中者一息不由乎義理之正則七情為主而心聽命焉小人乘間襲之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故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塞乎天地則與天地相似矣又豈止於知言而已哉古今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不出乎是也敢以為獻

與南疇王使君論時政書 謹禮

明公斂之心散之事者曰公曰仁而已設施注措念念公仁賦斂徭役事事公仁獄訟刑罰件件公仁播政逾年此心一致是宜王氣順布千里春融有土稔金穰之祥無木饑水毀之災矣然自首夏以來霪雨傷麥彌月未已雖天心未必非仁而人事尤當加勉竊謂賦斂致沴之本除經常大計之外有可寬者乞止絶力役致沴之端除急切營繕之外有可弛者乞停罷獄訟致沴之由除大辟緊要之外有所干連乞疎放災傷之處宜加

省視饑厄之家宜加優卹深慮冤滯之召變密察怨曠之傷和去幾以通商施禁以阜貨索鬼神以弭災殃古人於水旱凶荒皆禱于社稷山川之示所謂靡神不舉非若後世但索之紺宇琳宮而已也夫誠者一心之德萬事之本天地鬼神之所以感格而祐助者也至誠而不動者有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與紹慶太守論時政書

照會本府地産全仰麥粟二種以養人民以應軍食自

四月以來霖雨傷麥及五六分其將欲登場又連遭大澍兩江泛溢異常近岸之麥漂蕩無有山田未熟者亦摧落朽壞實是大段災傷合下諸鄉體訪抄劄災傷分數申聞大司乞賜照會本府居民僅如一閧平日聊生已難自去年及今年連遭大水而今歲尤甚舍屋資用漂蕩失所者甚衆合行厚加賑䘏具遭水之家人口姓名申大司使看合於何等樁積倉分那撥賑救庶幾細民不致流離逃散水潦泛溢敗稼傷民不可諉曰天災

流行皆人事乖訛之所致也雨剩為災由吏冗召釁如
某衰頹貪冒尚茲蝗粟非冗員而何自前已僥倖考滿
不即引去乃爾躐等權攝通判職事冗而又冗令天地
鬼神顯然示變欲使明公知小人之非據斥而去之亦
已昭灼可見伏望即日收回事權併歸使府管幹某吏
不與聞庶幾可以少弭災變民得其安伏乞台察

與趙大寧書

三綱者人之大經五常者人之大倫職教化者所當明

而司政刑者所當齊一也竊聞大寧之俗父子或至於相夷夫婦乃幾於無别手足乖棠棣之恩朋友昧伐木之義此豈末節細故恐一切籠垢韜瑕置而不問則風俗狃於淫僻謂在位終不我責也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乞明加曉諭凡從前不孝不友不恭不義不順不忠不信者自今一切改悔懲創洗滌自新如或長惡不悛怙終觸憲官有常刑決無輕貸郡置僉舍所以貳州長而盡公議也貳事者或不以公為心則長正不得已而

至於總其權此救弊一說也然天下之事端無窮已之智力有限逮應接之久也事緒日以繁積而智力因之靡敝則隳廢之患生而總權之中又不可不通其變也近者郡事無大小一歸於明公之聽斷宿弊頓革人稱神明然貳事惟即吏之成案謹署紙尾無復可否則恐情意或隱於裁決之餘利害時伏於意料之表則又不無可慮者在莫若事關機密所當斷者決之自已其或事屬遲疑貴在商確者仍付議含審訂上呈而太守明

別是非斷以已志而施行之庶幾允合公議而無乖決之失

又

官置吏固所以舉事而官任吏亦所以敗事何則官以愛民為職吏以害民為心官以辦事為念吏以廢事為常官以省事為貴吏以生事為喜每相反也自明公下車恤民馭吏懽聲若雷可謂得為政之要領矣夫下民詞訴一就案責本以收侵貳之權然吏案既專責民詞

則權雖不移於官而復移於吏彼其饕餮心胷谿壑肝膽得厚者公其私予輕者曲其直親故者出仇怨者入求不滿欲則淹延抑遏不為申理而民始受其弊矣莫若凡遇民詞其或片言可折加霹靂手立決之其合與追會者著令僉舍即與當階取責及時呈押太守詳酌是非可否速為施行庶幾民詞不為舞文弄法者所困而僉舍亦免徇私操弄之弊民不樂與官為市此當世之通患夫民所不喜市于官者官之償直不得其平也

非官之償直不得其平吏之因緣除尅不勝其弊也公爰自下車凡買民一物酌時酬直允極公平固非其它損下益上者比然出納之吏占吝猶昔或公支而私除或予初而漸終或零取碎償以淹其期或掛欠對逋以欺其久只如比者藥物支緡先有二千除尅加之主者遞相贏掠是致以下償而數高直官司但知責其不堪不知其弊端有由也又日來上供銀色官價固已酌平支予未必盡實況後數目出入不無夤緣乞自令官買

民物悉宜公平令民自操量度權衡并及時對面支直庶吏欺無所肆

又

發姦摘伏貴于如神斷制予決不可使便僻側媚竊聞而得知之也近者亮渠逮獄人人側耳明公以惡未貫盈法從忠恕固理之所當然而脫桎梏者宣言以貨免浮議徼籍雖言無根稽不足信諒然亦恐屬垣之耳或聆君子忠厚之言假公以行私是未可知也但望明公

令後黙審曲直斷决在心案牘一成劃然裁剖如掣雷流形迅雷逸發人人不及掩耳又安得議其是非邪

又

下之所以奉上吏之所以給公不侵諸官必取諸民未有毁其家傾其私而用之者也比者商税虧額戒戢務吏明公非不知時有衰旺則課有盈縮遂不過防小人乘時衰謝因以肆欺故曲矜之爾闒胥曹不體盛意遽至厚於有求夫專闌津司目前取給無非仰之商旅一

且或有重費安得不避名匿貸否則重作橫斂以償其所用是欲責課之豐而愈見其虧也欲乞自今課額虧只牒務取責具析如灼見果有欺弊即加斷治庶免以私害公之弊

答御史李樓山書

竊聞廟堂急務在恢故疆謁陵寢愚以為當今所急者生聚教訓以厚根本士大夫積習漸染私慾成風三十年矣在位者剛惡之與柔惡均為害民如欲天下平治

在乎守令得人而擇守令在乎監司得人蓋守令者養民之本致治之基監司則又守令之表也本根既固則精神折衝何往而不濟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温廷鑑